心靈感應

文化經緯

嚴方正

老周是我過去的同事，我倆先後退休。因住地之間很有一段距離，交往主要靠電話和電郵。一個月前，老周發來電郵，談股市的風險大，勸我別介入，「我不能看着老同事的這一點點積蓄付之東流」。我告訴他，我沒有炒股，因爲我相信孔夫子的話，年紀大了，氣血已衰，應當「戒之在得」。

早幾天，老周用電郵傳來一個遊戲，不是那種打打殺殺的遊戲，是一個「心靈感應」的遊戲，簡單得很，結果卻令人吃驚。

遊戲不過就是提供幾個畫面，讓你想一個問題。

前面幾個畫面均爲黑色背景，背景上各顯現一行字。

（畫面一）你將進入一個神奇的世界……

（畫面二）只需要很短的時間……

（畫面三）你將獲得奇妙的體驗……

（畫面四）你將體驗到……

（畫面五）難以置信的幻覺……

後面幾個畫面在黑色的背景上出現一個中年男子的頭像，他兩眼盯着你，炯炯有神，頭像約佔四分之一畫面。每個畫面上也顯現一些字。

（畫面六）由David Copperfield實現的幻覺……

（畫面七）您一定會驚愕……

（畫面八）我通過電腦屏幕，透視您的心靈……

（畫面九）六張撲克牌一字排開，自左至右爲：紅杏K，梅花J，黑桃K，方塊Q，梅花Q，方塊J。上方有提示：這裡有六張撲克牌。請任選其中的一張。只需想着它，也不要用鼠標點擊它。我可以找出您心中的那張牌。

（畫面十）現在您看着我的眼睛，心中想着那張牌……

（畫面十一）我不需要認識您，我也不需要看那張牌，但我可以找到您心靈中的那張牌。

（畫面十二）五張撲克牌自左至右一字排開，全屬花花綠綠的J、Q、K。上方有一行字：請看，那張牌不見了！

（畫面十三）您吃驚嗎？

我開始玩遊戲，果然心靈感應出現。接着又玩了幾次，心中默認不同的牌，每次都被David Copperfield猜到——他展現的五張牌中總缺少我默認的那一張。我大驚，忙邀老伴來玩此遊戲。她試了幾次，也不能逃脫David Copperfield的掌控。我倆都不解，如實向老周相告——這心靈感應太神奇！

第二天，讀到老周發來的電郵，只有一句話：「仔細比較一下前後出現的十一張牌你就明白了，只有老年人容易犯這類錯誤。」

我再次進入這個迷人的遊戲，原來遊戲中後來出現的五張牌是：紅杏Q，梅花K，紅杏J，黑桃Q，方塊K——它們根本不是第一次出現的六張牌中的五張。如果我們第一次見到六張牌時，除去「拋棄」的那一張，也記住了其餘五張牌，就不至於上當受騙。老年人「氣血已衰」，記憶力差，反應不機敏，極易成爲各種騙局的犧牲品。

四海誰人不識君

——詩人朔望一鱗半爪

成　放

人與事

被譽爲「江左才子」、活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壇的詩人、外交家、翻譯家畢朔望（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九），現在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起來。而我雖然只跟他在杭州的一晤，卻至今歷歷在目，印象深刻。他是一座詩的大山，我在這裡寫的只能是一鱗半爪。

平生不會寫詩，卻喜歡讀詩、買詩集。粉碎「四人幫」後，迎來一個文藝的復興時代，詩歌創作甚爲醒目。看到報上那些描繪劫後天安門「悲歡百代大廣場，風雨千般石未蒼」「一從好月重圓後，火樹冰輪盡華嚴」詩句，曉暢明快，朗朗上口，清新可讀，耐人尋味，感覺大有郁達夫的風格。原來，這些詩作是朔望所寫，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氏？

直到一九八五年，我到杭州初陽台創作園採訪，見到一位身材魁偉、濃眉大眼的長者，主從介紹這就是北京來的大幹部和詩人朔望，這眞讓我喜出望外，讀了他的不少詩，今天才見到了眞人。當時很鬧忙，也沒多交談，我只是表達對他的傾慕之情，而他卻答應回京後送我一本詩集。不久，眞的收到了他寄來的詩集《少年心事——朵花集》，不但寄來了書，還在書的扉頁寫了一段長長的題識：「此爲年前舊作，殊無足觀。要之亦只留一點歷史殘味，手頭無書，只得以殘物摭拾充數，聊表寸意而已。俟日後新集問世，再補此衍，乞諒。朔望八五年三月中旬於北京。」雖只一百二十多頁一本薄薄的書，我卻如獲至寶，深藏三十多年完好如初。遺憾的是，他答應「新集問世」，成了絕響。

朔望到杭州參加創作活動，跟他對杭州的特殊情感有關。他原名「慶杭」，一九一八年出生於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。童年是在杭州湧金門外「柳浪聞鶯」度過的。他聽慣了湖邊村姑們啪啪劈劈的搗衣聲，暮春三月柳蔭梢頭新燕的呢喃，夕照山麓渾如老衲的雷峰塔影。他曾寫詩道：「鶯柳不關詩歲月，皆因西子最宜家。」「吾生猶得見雷峰，劫罷熏陽分外紅。」六歲那年，他隨父親來到繁華的十里洋場大上海。九歲時父親撒手西去後，他一度寄養在父親的好友、著名通俗小說家包天笑家中。他父親筆名畢倚虹，也是清末「禮拜六派」主要代表作家之一。

由於對朔望的仰慕，他發表在報紙上的詩不忘漏過。爲了懷念朔望，我翻尋舊筐，竟藏有七篇之多，大都發表於人民日報（包括海外版）、光明日報和新民晚報等，以格律詩居多，也有新詩如《風雪鈴語》。剪報已經發黃，但字跡清楚。其中有一篇一九八八年四月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《贈台海王拓》，包括他自己在內共十一人的詩，有邵燕祥、常任俠、冒舒湮、王辛笛、李汝倫等名家，而且寫了一個長長的題識，大意是晤台灣作家王拓，「我久慕王君，是夕雖只隔座遙呼，亦殊快慰。歸誦邵作，呵凍步韻一首，未計工拙。」「臨行，邵燕祥囑以一卷交王」「天下秀才人情，無非伺機相濡以沫耳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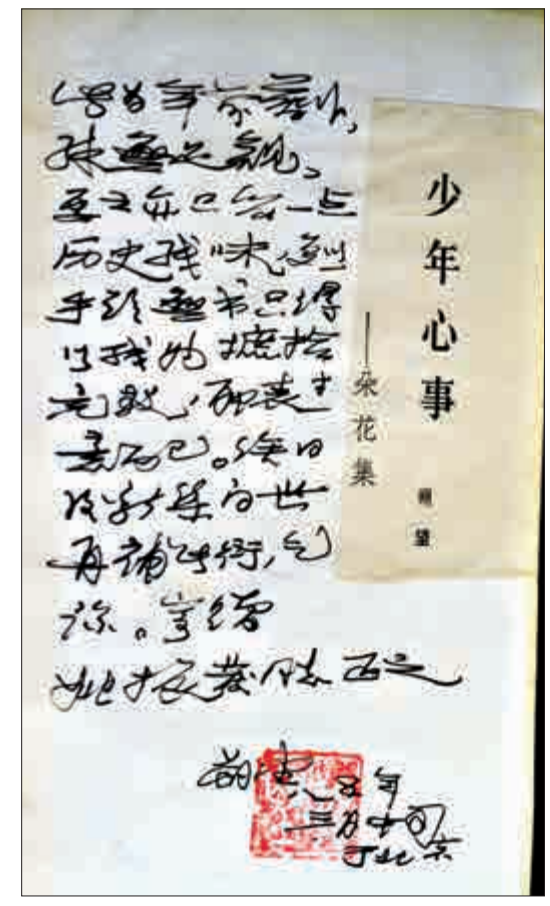
這位以「江左才子」著稱的詩人，說他渾身是詩也不過分。一九七九年秋，時任中國作協外事辦公室主任的畢朔望陪外國友人赴杭州參觀訪問。在奔馳的火車上，他讀到張志新事跡，掩面大慟而泣，嗚咽有聲。入夜輾轉反側，幾不能寐，以憤怒的筆觸，寫下了那首京華爲之轟動、名噪一時的《只因……》。

《少年心事——朵花集》的封面

只因你犧牲於日出之際，監斬官佩戴的勳章上顯出了斑斑血跡。只因你胸前那朵血色的紙花，幾千年御賜的紅珊瑚頂子登時變得像壞豬肚一般可鄙可笑。只因夜鶯的珠喉戛然斷了，她的同伴再也不忍在白晝做清閒的饒舌。只因你的一曲《誰之罪》，使一切有良知的詩人夜半重新審視自己的集子。只因你恬靜的夜讀圖，孩子們認識了勇氣的來歷。只因你的大苦大難，中華民族其將大徹大悟?!

一九九六年，朔望的一批同學應滬上同學之邀，從昆明、西寧、長春和台灣等地到上海聚會，他因事未能赴會，即致電祝賀，也寫了一首詩：「夢覺天涯，須忍淚，莫問紅塵何世？宴開梅隴，且借興，共慶白首群星。」朔望以詩聞名和傳世，兼及翻譯、新聞、外交等諸多領域，著作頗豐，一九三〇年即發表作品，但至今未見有完整出版展現。查閱有關網頁，也只有三十多年前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年心事——朵花集》一冊，似形單影隻，孤獨無依，但願這是我的孤陋寡聞吧！朔望的遺作，不僅是一位著名作家、詩人創作的豐碩成果，也是我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，能不引起有識之士、他的親朋友好和出版界的關注嗎？我國是一個詩的大國，沒有理由對這個詩的兒子太冷漠了吧！他的詩作遍布神州大地，留跡世界，他從重慶寫到北京，從新德里移往巴黎，四海誰人不識君！

西湖碧波泛舟，漣漪清清，時時會撥動着她的兒女掛牽。終於有一天，西湖游子歸來了！二〇一〇年，我接獲年過九旬的老前輩楊覺農贈我一冊自傳體的《衰翁絮語》，讀着讀着，竟發現朔望是他在中央政大的同學，書中有多處提到他的蹤影。一九三九年發生芷江學潮後，學校開除了一批學生，朔望便去了新華日報工作。他在書中寫道：學校開除的一批同學中「也有共產黨或傾向共產黨的同學，如早期的范長江和九期的畢朔望。朔望如與共產黨沒有聯繫，怎麼能一下進入新華日報社工作」。楊在那個極「左」年代，冤屈纏繞，身陷囹圄，歷經坎坷，才得平反。一九八三年，闊別數十年後的朔望夫婦，到杭州蕭山探望他的同窗老友。這次重逢，得益於鄉賢詩人、作家邵燕祥的聯絡。後來畢數次到杭小住，均約他去暢談。書中還附有一張寫有朔望題識的他倆合影，朔望也爲他拍攝了一張凝視西湖的單影，象徵着他的坎坷人生。



《少年心事——朵花集》的扉頁

聞悉這些信息後，我致信楊老探詢朔望的近況。蒙他覆信詳談，他在信中說：「想起朔望，他晚景亦悲涼。過八十後，患冠心病綜合症，一個大胖子竟然骨瘦如柴。自陶××（妻子）姐患CA去世後，與後期校友黃×結婚。朔望病後，她竟然回南京老家，後又去美照顧孩子。朔望一家六口被安排到五個地方勞動，無一人有出色成就，全仗一個保姆，一個敬慕他的女文友照顧。朔望，人稱「江左才子」，中英文俱佳，家中藏書甚豐，多爲外文，後繼無人。其同胞長兄畢季龍從聯合國副秘書長任上退休，數年前尚在上海，近況不明。」楊老給我的這封信寫於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，其實，朔望已於一九九九年在北京逝世，嗚呼，一代才子，悄然離世；一顆詩壇之星，就此隕落！媒體也無信息，更不見紀念之類活動，以致不少文壇他的友好還在打聽他的情況哩！誠如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。不久，他的同窗摯友楊覺農也追隨而去，享年九十四歲。他們到「天堂」相聚，切磋同窗之誼，追索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足跡。

速興速亡到手香

悠　悠

人生在線

廚房再弄得乾淨，有吃之處，總難免有蟲蟻到訪。夏天暑熱，尤其如此。稍懂園藝的妹妹，聽我此言，即摘下家中小植物到手香的一小株，讓我帶回家置於廚房，說其特獨的辛澀味可以驅蟲。

妹妹說，到手香要以泥土培育方能茁壯成長。我懶於找土找盆，權且以水暫養。說來神奇，只消幾個小時，到手香就在剛露出水面比牙籤略粗的一截枝幹上，長出了密密麻麻的葉子來。葉子對生、肥厚，滿載細密絨毛，稍捲曲的邊沿呈齒狀。與此同時，在枝幹頂上本來好端端的年長葉子，陽壽奇短，大半天不到，已垂頭喪氣，翠綠驟變黃褐。如此快速地完成了老嫩新陳代謝全個過程，比曇花還要曇花，令人喜憂參半，希望同時伴隨着失望，勢如奔馬，譬若朝露，太不盡人意了。

我是實用主義者，儘管到手香的個性不盡人意，但它很有用，甫到我家廚房，即展開大追殺，平素愛伏在老薑上的小甲蟲忽地不見了，半飛半爬的小飛蟲也了無蹤影，猶如關羽的青龍偃月刀，敵對者聞之，早就急急鳴金收兵了。老死的葉子給摘了下來，辛澀味仍戀棧屍骸歷久未散，三天內蟲蟻不敢露面。想起《三國演義》中「死諸葛嚇走生仲達」的描寫：「隕大星漢丞相歸天，見木像魏都督喪膽。」諸葛亮彌留時仍能用計，造了一如自己模樣的木像置於慣坐的車上，死對頭司馬懿視之，以爲諸葛亮未逝，嚇得急忙退兵。到手香死而不僵，怪不得又名延命草、還魂草。把它掉在角落，眼尾也不去看一下，它也會快高長大。它耐蔭、耐旱，是雙子葉植物綱中的一個科，大約有二百多個屬、三千五百餘種，是個大科，是乾旱地區的重要植被，地中海沿岸和小亞細亞半島一帶生長尤多。中國也有大約百個屬、八百餘種。

妹妹看植物雖不像我般重實際，分析到手香倒也實實在在：植物長得快讓人容易有成功感，死得快又令人覺得煩厭，是好事同時也是壞事。好比人生的步伐，過於急速，縱有成就，也顯得輕浮。然而每個人生又都各有特點，不必有矯情的品味，卻須有細意的玩味。

到手香猶如小家碧玉　　悠　悠攝

聽潮

流　沙

天南地北

太陽不是很大，這樣觀潮恰好。

離錢江大潮湧來的時候，還有一個小時。觀潮台上，已經密密麻麻地坐滿了人。江風帶來一股鹹澀又腥臊的味道，但感覺是微微的。我注意到了一個人，他坐在水泥台階上，一動不動，忽兒低頭冥思，忽兒面帶微笑。我覺得他有些異樣，走近後，卻發現他是一個盲人，眼睛細細的，陷在了肉裡，沒有一絲光亮。

再看看他的身邊，左邊是一對情侶，右邊是一對年輕夫妻。顯然，他是孑然一人來的。

我朝着他看。

盲人突然說：「你也看潮嗎？」我吃了一驚，難道盲人能夠看到我。盲人說：「你擋住我陽光了。」

我看到，自己的陰影剛好落在盲人的身上。他竟然可以感受一片那麼微小的陽光從身上的游移或失去。

這樣，我就算和盲人認識了。

盲人是蕭山人，距離觀潮點，有二十多里路，每年秋季觀潮日，他都會徒步前來，每次都會選擇坐在這個位置。

我對一個盲人也來觀潮，有些彷徨，我小心地問：「你能看到潮水嗎？」

盲人說：「看不到，但是，可以聽啊。」

譬如，現在，江風在輕輕地吹，江浪在敲打堤岸，還有江鷗，應該有很多，牠們在追逐。

我驚異於盲人的描述。現場的一切，果然如此。

「還有很多人，可能有幾百，或者上千，有杭州本地的，還有外地的……」

我笑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有上千人的？」盲人深吸了一口氣，輕聲說：「我聞到了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汗味。」

我也深吸了一口氣，但，我的鼻腔裡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那江風帶來的淡淡江風腥臊味。

離大潮到來的時間越來越近，看台上的不少人開始站起來觀望，但江面仍然平靜，只有浪兒在輕輕地搖。

我看着太陽下面波光粼粼的江面，像是在醞釀着什麼。

突然，盲人站了起來，大叫：噢，潮水來了。

江面仍然平靜，絲毫未見異樣。盲人身邊的人，奇怪看着他。我對盲人說：「湧潮預報時間是十四時二十五分，現在還早呢。」盲人說：「不對，來了，我聽到了。」

看台上幾個拿着望遠鏡的看客突然發出歡呼聲，繼而，這種歡呼聲彙集成一股，迴盪開來。潮水果然來了。在幾公里外的江面，一條白線，慢慢逼近。

也許你不會相信，第一個「看」到潮水的，竟然是一個盲人。

可是，爲什麼是一個盲人首先「看」到了潮水？肯定的，在這個嘈雜的時空中，我們的知覺遠不如一個盲人。

譬如，我們無法探知一片陽光從你身上的慢慢游移，但盲人，卻能身感體受。

誰都不能小看

陳魯民

自由談

有一次，我和球友在乒乓球館打球。自認爲受過名師指教，技術不錯，勝多敗少，就不免有些自大，看不起那些初學者，不願和其交手。旁邊有一老者觀戰，其貌不揚，衣衫不整。看我們打了一會兒，就提出也想一起切磋兩下，我頗小看他，就很不情願地把枱子讓給他。沒想到，他一開打就來了個下馬威，把我的球友打了個不及格。我不服氣，接着和他交手，結果輸的更慘，連打三局都只拿到二分、三分，那臉丟大了。後來一問，原來老者是前省乒乓球隊教練，曾拿過全國冠軍。回去的路上，球友大發感慨：沒想到這老先生水那麼深，眞是人不可貌相。我也深有同感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誰都不能小看啊！

的確是這個道理。天下滔滔，人海茫茫，世界上有王侯將相，也有販夫走卒，有賢達名流，也有平常百姓，雖然人分三六九等，尊賤有別，賢愚分明，但誰都不能小看，小看誰都有可能惹麻煩，出情況，小者丟人現臉，大者身敗名裂。因爲，大人物固能倒海翻江，乾坤再造；小人物也能秤砣雖小壓千斤，一丸泥封函谷關。

公元前六〇七年春天的一個傍晚，宋國軍營燈火通明，主帥華元正在犒賞三軍，以迎戰鄭國軍隊。華元的車伕羊斟沒有分到羊肉，獨自躲在角落裡啃乾糧。有人建議給羊斟一塊羊肉。華元撇了撇嘴，不屑地說：「打仗又不靠他！」翌日，決戰開始。兩軍鏖戰正酣，忽然，羊斟駕着華元的戰車衝向鄭軍陣營。眼看要孤身陷入敵陣，華元急忙呵斥羊斟，車伕回應：「疇昔之羊，子爲政；今日之事，我爲政。」意思是說，以前分羊肉的事，您說了算，今天駕車的事，我說了算。說話間，戰車已經衝進敵營，鄭軍一哄而上把華元捆了個結實。看到主帥被俘，宋軍人心渙散，頃刻間一敗塗地。小看一個車伕，導致了戰爭的失敗。

楚漢相爭之際，熟讀兵書、有經天緯地之才的韓信，一開始在項羽大帳裡當一個普通侍衛。一次，他向項羽獻計，項羽不耐煩地翻翻白眼：一個大兵懂個啥？站你的崗去吧。一氣之下，韓信連夜投了劉邦，由蕭何力薦，被封爲大將軍，統領百萬大軍，所向披靡，勢如破竹，把項羽打得節節敗退。尤其是最後的垓下之戰，韓信精心布下十面埋伏，把項羽圍得如鐵桶一般，最後彈盡糧絕，走投無路，只有霸王別姬，自盡烏江。小看一個大兵，居然改變了歷史進程。

一八九四年一月，孫中山苦心孤詣寫了一篇近萬言的上書李鴻章的文稿，提出了富國強民的四項綱領性意見。但高高在上、炙手可熱的李鴻章哪裡會看得起一個窮酸讀書人，收到「上書」後，既不看，也不理，束之高閣。李鴻章傲慢不屑的態度使孫中山苦心籌劃、費時經年的上書求強行動歸於失敗，他對清朝統治者的最後一線希望也化作了泡影。從而走上了武裝推翻滿清的道路，用大炮來發言，這個李鴻章看不上的小人物，終於在一九一一年爲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畫上句號。小看一個布衣，就有了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。

餘者還有，吳王夫差小看了身爲俘虜的亡國之君勾踐，沒想到人家臥薪嘗膽，鹹魚翻生，反倒要了自己小命；劉備小看了「兒童團」陸遜，結果被火燒連營，幾十萬大軍土崩瓦解；努爾哈赤小看了書生出身的袁崇煥，驕傲輕敵，兵敗寧遠，被明軍火炮擊中斃命……大千世界，芸芸衆生，人和人其實都差不多，強也強不到哪裡去，弱也弱不到哪裡去，倘若你沒有強大如天神，智慧若佛祖，就沒資格小看任何一個人，就要尊重每一個同類，這既出於理智也出於道義。而那些眼高於頂、目空一切者，往往是最易摔跟頭的人。